

★程红兵德育工作系列谈



可爱、可信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

◎ 程红兵

说起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，我的眼前就会出现我的学生，是我而立之年所教的一批又一批学生，他们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可爱又可信。

这也许要从我1994年到上海教的第一批学生说起。

班长陆张婷是女子长跑运动员，是她改变了我对运动员的固有看法。原来，一个运动员可以同时是一个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、做事非常负责的学生干部。她将那种保持持久耐力的长跑精神用在学习上、用在工作上，她会不知疲倦地忙活着，把班里的事情打理得细致妥帖，把工作交给她，你只管放心。她几乎赢得了所有任课教师和同学的信赖。遇到这样的学生是班主任的幸运，当然也是非常难得的，以至于在我担任建平中学校长之后，我还想起我的班长，把那时已经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、硕士毕业而后在中欧工商学院任职的她，挖到建平中学担任团委书记。她爱她的母校，她爱那种非常单纯的与学生打交道的工作，这份纯净的职业好像就是为她所准备的，她为建平学生

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一批批优秀学生干部带出来了，一场场深受学生喜欢的活动组织起来了，一个个品牌德育项目在建平中学扎下了根基。

学习委员顾维勇、劳动委员杨伟荣，都是我当年的得力干部，也是陆张婷的得力助手。1996年，这两位优秀学生同时考取了同济大学。毕业后，顾维勇自己成立了一家监理公司，稳扎稳打，度过了开业之后的困难期。我相信以他一贯忠厚让人信赖的秉性，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将会有所作为。当年次次劳动总是抢在前面的杨伟荣，据说更加敦实了。我没有想到的是毫无浪漫形象的他却有着非常浪漫的举动，大江南北到处走，把自己的建筑工作放在广阔天地间，内蒙古、陕西，甘肃，甚至蒙古国，都留下了他的足印，也留下了他的智慧。

1998年我担任了建平中学党总支副书记，仍然愿意上课，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能找到无限的快乐。虽然只是任教一个班级的语文课，但这批学生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。

他们聪明，他们好学，他们特别愿意读书。我是从高一开始教这个班的，我有一个野心，想在这个班实现我关于语文教学的所有梦想。语文教学到底应该做什么，无非是教会孩子如何读书，而且热爱读书；教会孩子独立思考，而且勤于思考；教会孩子用语言表情达意，而且善于表达。我想：一个愿意广泛阅读名著、关心社会、勤于思考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，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人。

在这个班的第一节语文课我就开始了我的“布道”，并干脆地、不容置疑地要求孩子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：“从明天开始，每课一诗，每节语文课的第一个环节，按照学号轮流，由一个学生介绍一首诗歌，全班同学把它背诵下来；每周收看一次中央电视台的‘焦点访谈’，并作点评；每月一书，每个月读一本文化名著，并作书摘，写作书评或读后感。”我说得斩钉截铁，毫不含糊。

学生有理解的，当然也有不理解的。记得当初还有学生跟我辩论：为什么要这样？其他班都不需要，何以我们班的

语文要这样？我从学语文的根本意义说起，我从人生成长的基本要义说起，和他们讲道理，他们似懂非懂，但在我的强迫之下，也只好无奈地去做了。没过多久，这个班聪明的孩子们都“上钩”了，上了文化名著的“钩”。所以，有时我也会这样想：教育有时需要必要的强迫。学生们读了我推荐的很多书，《傅雷家书》《别闹了，费曼先生》《万历十五年》《宽容》《人类的故事》《培根论人生》《歌德谈话录》《老人与海》《泰戈尔诗选》，等等。后来，我让他们相互之间推荐书籍阅读，最后让他们自选书籍阅读，还要求每周交一次书摘笔记，养成读书的习惯。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李佳梁同学，他是一个高高大大但皮肤白净的学生，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形象，他是全班读书笔记做得最多的学生，加起来起码有三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那么厚；他也是全班书评写得最多、写得最好的学生，当我最后总结他们的成果结集出版的时候，他的作品是入选最多的。2001年他考取了复旦大学。李佳梁这样对我说：是您大胆创新的教育理念和实践，让我有幸领略到了“大语文”的独特魅力。感谢您，程老师！您与您的课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个组成部分！

让我感动并感慨不已的是，这个班的许多学生大学毕业好多年后，还会找我推荐书读。那个当初嫌我语文课“事多”和我辩论的张亦默同学，在复旦大学毕业后，仍然会问

我在看什么书，有什么好书推荐给他。我的女儿也是这样。她就是这个班的学生，高中三年的语文课就是我上的。她复旦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硕博连读，也常常要我推荐书：“老爸，快给我书单，我要好看的书！”阅读人文名著已经成为这些学生的人生必需。这一方面让我感到教育是有作用的，另一方面更让我感到这批孩子是可爱的。

后来我在这个班作了更大胆的尝试，语文课让学生轮流上，让孩子们过把当老师的瘾。学生们为了把一节课上好，要作非常充分的准备，毫不亚于排练一场大戏，这个过程学生收获到许多东西。一次，语文界的老前辈、老专家刘国正、于漪等人带着全国许多同行来听课，我就是让学生上的，我只是在课前应学生要求给予必要的帮助，在学生上完课之后给予点评。

童佩峰同学在信中这样对我说：

程老师：

回想起来，两年中能完完整整地听您上一堂课的机会并不多，您总是让我们成为课堂的主角，自己则在一旁当着一个有心的听众，在看似不经意间给我们一些必要的点拨。虽然只是寥寥数语，但却在我的心中如一个个光环，累积，累积……

您总是大胆尝试，让语文课堂面貌一新。在我们学习的时候，没有令人厌烦的应试习

题，与众不同的作业让我走近了语文，爱上了语文。每每想起这些，总是暗自庆幸遇上了您这位老师，因为是您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，是您带我走进了文学这个百花园。

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，用这句话来形容您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每次的点评和总结，总会“一语点破梦中人”，令人钦佩不已，有种恍然大悟之感。有时，说到动情处，您会变得慷慨激昂，全班同学都是那么全神贯注，听得津津有味，颇有渐入佳境之感，似乎跟着您的思想在任意东西，这种奇妙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。还有您的坦率，您的风趣……太多太多的难以忘怀，都成了记忆中的珍宝。

每每浏览书架上一本本熟悉的书时，总会不禁想起您。

我知道，您是那种将影响我一生的老师，心中永远的恩师！

看到学生这样的信件，作为教师的我是无比欣慰的，学生读懂了教师，读懂了老师心底深处的那个心愿。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幸福的呢？每每想起这些可爱、可信的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，一种幸福感便油然而生。

【程红兵，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，中学高级教师，特级教师】

责任编辑 / 刘 焯